

The Right to
Heresy

异端的权利

[奥] 斯蒂芬·茨威格 著

苍蝇撼大象的战争

卡斯特里奥仍然再次伸出橄榄枝，试图请求谅解和友爱：为基督之爱，我请求你对我的权利予以尊重，勿再用武力来逼迫我放弃。请别再否定那些持异议者吧。请别再把他们当作“异端”送上火刑柱……让我们别为自己的智慧而自负吧，因为只有上帝才能了解这一切。我们必须铭记：上帝“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高贵”。



异端 的权利

The Right to Heresy

——苍蝇撼大象的战争

[奥地利] 斯蒂芬·茨威格 著

张 澜 译



希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异端的权利 / [奥] 茨威格 (Zweig, S.) 著; 张澜译. —太原: 希望出版社, 2004. 6

书名原文: THE RIGHT TO HERESY: CASTELLIO AGAINST CALVIN

(插图传记系列)

ISBN 7-5379-3333-2

I. 异... II. ①茨... ②张... III. 传记小说—奥地利—现代 IV. 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4) 第054226号

Chinese Translation © 2004 Anno Domini Media Co. Ltd., Guangzhou

All rights reserved

译文由广州公元传播有限公司提供

图片提供:  www.fotote.com

所有权利保留

异端的权利



——苍蝇撼大象的战争

作者 / [奥] 斯蒂芬·茨威格

译者 / 张澜

特约编辑 / 俞莹

责任编辑 / 薛蔚原

技术编辑 / 谢昌华

复审 / 陈炜

终审 / 据林勇

装帧设计 / 唐薇

出版发行 / 希望出版社 (山西省太原市建设南路15号出版大厦)

经销 / 新华书店

制作 / 广州公元传播有限公司

印刷 / 广州伟龙印刷制版有限公司

规格 / 760 × 1020mm 1/16 13印张 130千字

版次 / 2006年5月第2版第1次印刷

书号 / ISBN 7-5379-3333-2 / I·366

定价 / 35.00元

咨询电话: 020-33199099

舞蹈在权力的锋刃上

1553年10月，因反对“三位一体”的教诲，在加尔文的操纵下，塞尔维特在火刑柱上被活活烧死。“异端”的惨叫声穿透了全欧洲

人的耳鼓，人肉烧焦的气味弥漫在整个欧洲上空。但是，暴力造就了普遍的沉默，人们只是默默地注视着加尔文在日内瓦导演的这出“正剧”。

中世纪的300年间，以“异端”为名，近100万人像塞尔维特一样经受了暴虐的火刑，在灰烬中竖立起了一具具焦炭状的造型。

为什么人们会如此轻易地在极权统治面前俯首称臣？茨威格是这样理解的：“只要能够让庸庸碌碌的众生相信世界可以复归崇高和平衡，不管是什么人都可以使大众焕发出新的力量，并为此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甚或甘愿为此抛弃曾经如此珍视的自由和精神……”正是由于这种深深扎根于人类盲从的心理机制中的极权主义，使得那些对自由和独立思考深感恐惧的民众走向集体狂热，他们自动地交出自己的心灵，甘于被奴役，需要被强暴。吃人者的无限贪婪和被吃者的普遍隐忍纵容了独裁的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能意识到自由的可贵，本身就是极其可贵的。

也正是出于对自由的维护，另一名具有独立人格的思想家卡斯特利奥才“抬起头来”，坚定地要把“慈悲”的加尔文手

上的鲜血暴露在阳光之下——于是，思想者在思想的驿途上与过往的“异端”相遇，“异端”的火焰以另一种方式在后继者的身体里流淌。

但是，到底什么才是“异端”？

从词源着眼，“异端”起初不过是“看法”的意思，也就是说，“异端”是那些根据自己的判断来解释《圣经》

的人。这似乎仅仅是一种学术见解上的分歧，但到公元2世纪以后，“异端”就用来指对神学的认识有严重错误、离弃

了已广为接受的信条、与主流信仰背道而驰的党派。

宗教迫害的本来目的，正是要铲除这些“异端邪说”，但却不料其结果反而是：它每烧死一个“异端”分子，就加倍地制造出几千个来。

这并不奇怪。那些让独裁者魂梦难安的“异端”们，就像一根根坚韧的灌木之刺一样，注定是以否定现实的面目出现的，准确地说，是以否定现

存的精神状况而出
现的。“真正的思想者，就其本质来说

都是异端。”换句话说，真正思想的质地通常都是一种让人、尤其是让独裁者不舒服甚至无法容忍的异质，他们必然会对现存的体制、现有的精神状况发表一些诟病之辞。在任何时代中，这种声音总是与赞美颂

扬之声并存共生。

17世纪的虔信派信奉着一句著名的口头禅——去思想即是去供奉。言外之意就是，思想者必须在铁桶合围般的现实中，以“异端”之思打开精神的铁幕，同时永远牢记——“异端”不是思想的异数，而是思想的常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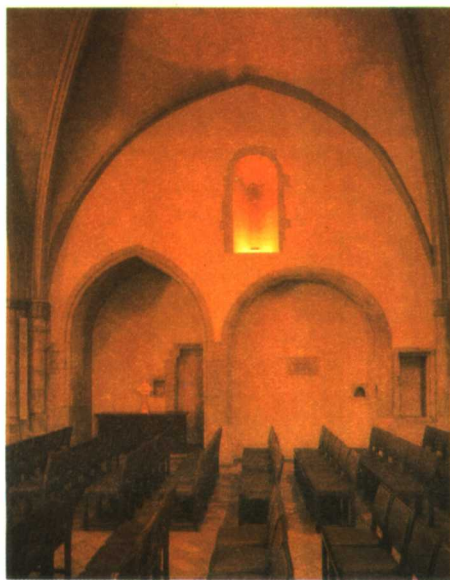
热爱自由，就得为自由付出超乎想像的代价。因此，选择“异端”的身份，本身就是英雄之举。但是，诚如布鲁诺被烧死之前曾对刽子手们所说的那样：“你们宣布对我的判决时所感到的恐惧，也许比我这个被判决者更为强烈。”一切光荣，最后也必将归于“异端”。

卡斯特里奥与加尔文之间这场力量悬殊的战斗的确是结束了。但是，换了主角后，同样性质的战斗却仍然在继续着。真正的英雄，不是那些通过屠刀下的尸体得到昙花一现的统治权的人，而是那些为了精神上的自由，为了人道主义而献身的“异端”。

这是一本薄薄的小书，但其分量，却比一部百科全书还沉重。

编者

	6
前言 以宽容的名义	
	18
第1章 加尔文夺权	
	40
第2章 “教规”	
	62
第3章 自由捍卫者	
	84
第4章 塞尔维特事件	
	104
第5章 塞尔维特之死	
	132
第6章 宗教宽容宣言	
	152
第7章 被告：加尔文	
	166
第8章 暴力消灭良知	
	194
第9章 两极交汇	
	204
附录 加尔文时代大事记	



目录

Content

史记

1536年	
纺织业勃兴……	39
1553年	
“血腥玛丽”继位……	131
1563年	
特伦托会议……	193
1564年	
西方迎来愚人节……	203

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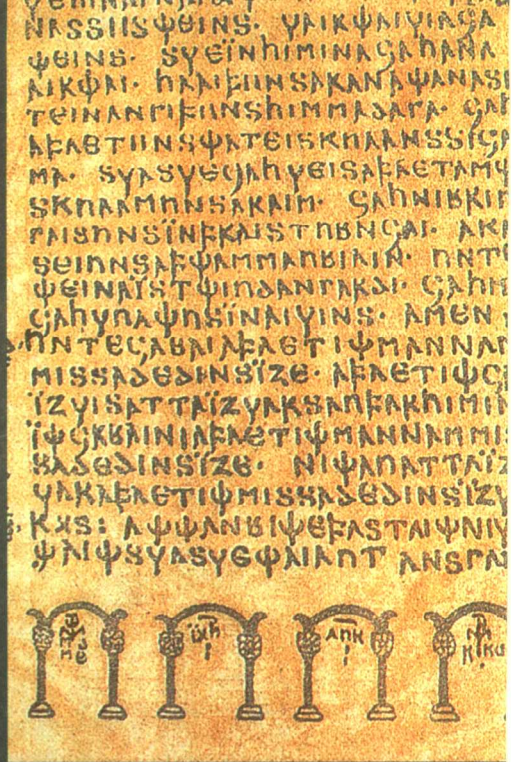
以宽容的名义

In Name of Toleration

由于“塞尔维特事件”的发生，卡斯特里奥，这位谦逊而高尚的学者走出书斋，作为被强奸的人权的代表向独裁者提出了控诉与挑战。

一个是孤独而又手无寸铁的挑战者，一个是以丰厚物质基础作后盾的独裁者，对卡斯特里奥来说，这场斗争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徒劳无功的。但是，这位勇士仍然义无反顾地听从自己良心的驱使，大义凛然地抗议人类自相残杀的暴行。他的呼声是如此地震撼着世界。应该说，这是一场“苍蝇撼大象”的斗争，是独立与专制、冷静与盲从、个性解放与墨守成规、人性与暴政的斗争。

► 成书于公元6世纪初的乌尔菲拉的歌特圣经译本，这是意大利歌特式文化的经典象征。



身陷险境仍能勇往直前；面对死亡的威胁仍忠于信念，没有丝毫的气馁；即便是在献出自己生命的那一刻，仍能以轻蔑而凛然的目光注视着敌人——除了命运，没有任何人能够打倒这样的勇士。他可以被残杀，却不会被征服。真正的勇士通常是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抗争者。成仁比成功更值得我们羡慕。

——蒙田：《有关食人者》



◀ 房龙的漫画《人类》。

以笔为刀的战争

瑞士的巴塞尔城，在塞巴斯蒂安·卡斯特里奥驳斥加尔文的手稿抄本上，我们至今仍可以看到这样的手书添注：“苍蝇撼大象。”乍一看此语，有点让人不太舒服，颇有些言过其实之嫌——这是人道主义者最容易犯的毛病了。可事实上，卡斯特里奥只不过是借借此将自己的不幸处境向他的朋友阿莫贝奇描述清楚罢了，绝无任何讽刺或夸大——当他向公众控诉

加尔文在推行宗教改革的运动中以狂热教义煽动群情而杀害了一个人的时候，当他指责加尔文摧

残了自由和道德良心的时候，卡斯特里奥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所对抗的敌手有多么强大。

尽管危机重重，卡斯特里奥仍然以笔代刀，首先向加尔文发难。他深知，仅仅凭借精神的力量去攻击这样一个以丰厚物质基础作后盾的独裁者，是必然走向失败的。像他这样一个孤独而又手无寸铁的战斗者，岂是加尔文的对手！加尔文不仅控制着这个国家的武装力量，还拥有千千万万个的支持者。由于他那出色的组织才能，那些遍布全城甚至全国的自由市民都已成为他忠顺的奴仆，思想完全受控制，也完全接受了他的教条。他高高在上地统治着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上至宗教法庭和市议会，下至学校和教士，以至于经济、道德、文化和舆论，甚至是人们的私下交谈，都牢牢地在他的掌控之中。胆敢对他的教条提出质疑者马上

德莱弗斯事件 1894

年，任职于法军总参谋部的阿尔弗雷德·德莱弗斯上尉被指控向德国人泄露了机密情报，受到军法审判，被革职入狱。这起原本单纯的案件由于德莱弗斯的犹太人身份而变得异常复杂。保守主义者和反犹太主义者叫嚣着要求使用更严厉的惩罚，但社会主义者和反教会者则认为这是严重的非正义判决。埃米尔·左拉为德莱弗斯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而怒不可遏。四年后，在他的大力辩护下，德莱弗斯终于出狱了。

▶ 在被军事审判期间，记者们聚集在德莱弗斯（中）的囚房里。



就会受到惩罚：流放他乡、牢狱之苦甚至是残酷的火刑。他会让那些与他意见相左的人知道：在日内瓦，只有他加尔文所说的才是绝对真理。

不仅如此，狂妄的加尔文还把他的邪恶势力凌驾于日内瓦之外的地方：瑞士的其他城市都视他主要的政治伙伴；所有西方的新教徒们都把他当作精神领袖；而各国的王公贵族也在极力结交这个极具攻击性的基督教士。在宗教事务方面，加尔文的地位简直可以与教皇和皇帝相媲美，他所成立的教会在欧洲的管辖范围与罗马教皇不相上下。甚至就连政治活动方面，也不存在未经他批准就能付诸实施的事情。

孤独的理想主义者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想像，居然还会出现塞巴斯蒂安·卡斯特里奥

这样一个孤独的理想主义者，居然敢于大胆地声称人的思想是自由的，并据此把加尔文划入精神独裁者一类，拒不效忠于他！确实，就二者所能操纵的物质能量而言，把这场斗争说成是“苍蝇撼大象”绝不过分。卡斯特里奥绝没有加尔文那么大的公众影响力，他只是一个收入还不够养家糊口的学者，一个流亡在异国他乡、甚至没有公民身份的一介小民。

许多年中，卡斯特里奥，这位谦逊而高尚的学者为生活所迫，辗转挣扎于贫困的边缘，可他却始终固守着自己的自由精神，不被宗教的教条所框限，也不被风靡一时的盲目信仰所制约。直到塞尔维特被处以极刑这一事件发生后，义愤填膺的卡斯特里奥才走出宁静的书斋，作为被强奸的人权的代表向独裁者提出控诉和挑战。与拥有众多追随者的敌人相比，卡斯特里奥没有任何可依靠的后盾，也

卡拉斯事件 1762年，法国新教徒卡拉斯的儿子由于负债累累而自杀。掌权的天主教会捏造了卡拉斯为了阻止儿子改宗天主教而杀害了他的罪名，判处他死刑。处决当日，刽子手先用铁棒打断了卡拉斯的双臂、肋骨和双腿，然后把他挂在马车后面活活拖死，最后还点上一把火，把尸体烧成灰烬。伏尔泰得知此事后，异常愤怒，随即将这一冤案的真相披露于世。深感震惊和愤怒的欧洲各国人士纷纷对此进行了谴责。四年后，教会迫于压力，不得不宣布卡拉斯无罪，并恢复了其家人的自由。此后，伏尔泰又相继为新教徒西尔文、拉巴尔等人鸣冤，并最终使他们恢复名誉，他本人也因此被誉为被压迫者的保护人。

◀ 吉恩·卡拉斯在被处决之前与家人诀别。这起法国历史上的著名冤案让伏尔泰义愤填膺。

没有什么王公显贵为他撑腰，理解他的仅有甚至不敢公开称赞其勇气的一二好友，但是，正是因为这种抗争的孤独，卡斯特里奥才更值得被称为一个英雄。

在这个举世皆狂的年代，人道主义者总是势单力孤的。但即便如此，卡斯特里奥仍然不顾个人安危，公开站出来为那些孤弱无助者说话。他之所以毫不掩饰地把打着“为了上帝更辉煌”旗号的谋杀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是因为他鄙夷那些居高临下、任意迫害与自己持不同观点者。凭着无畏的勇气、顽强的斗志和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感，卡斯特里奥无视全民的集体疯狂，即使是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仍然打破沉默，大义凛然地抗议人类自相残杀的暴行。尽管没有几个公开拥护者，但卡斯特里奥的呼声却如此地震撼着全世界。

私底下，塞巴斯蒂安·卡斯特里奥其实深深了解自己孤身奋战的处境，也确知自己最终是无法赢得胜利的。但这丝毫不影响这位勇士义无反顾

In Name of Tolerance



▲ 卡斯特里奥逝世一个多世纪后，法国启蒙运动滥觞。作为这场运动的引导者之一，“伟大老人”伏尔泰（1694—1778）的思想震撼了欧洲乃至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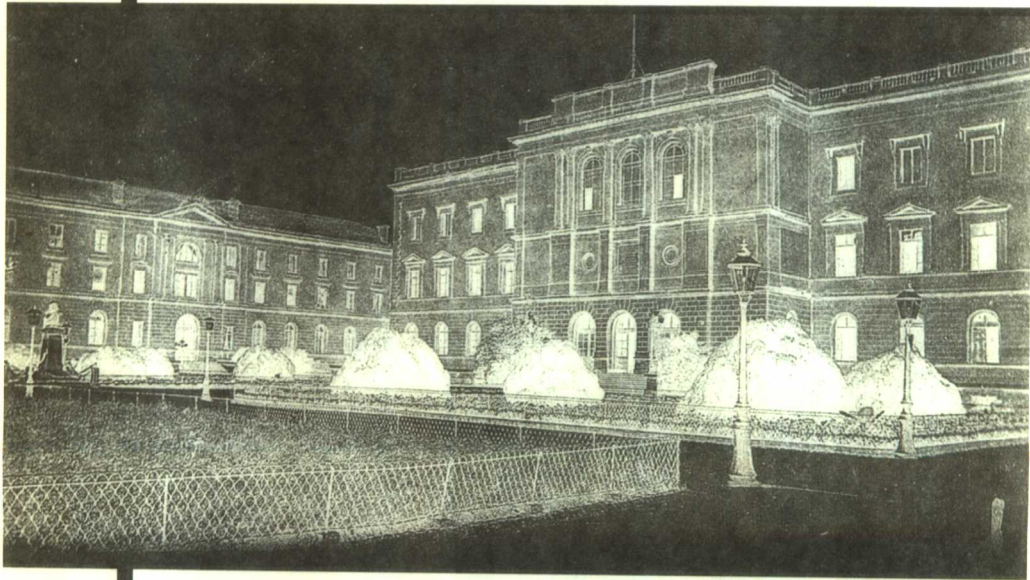
▼ 日内瓦图书馆至今仍保存着卡斯特里奥的部分手稿。

地听从良心的驱使，坚定地继续着对恐怖强权的反抗。塞巴斯蒂安·卡斯特里奥，这个默默无闻的战斗者的名字，将因为他所进行的崇高斗争而被永远镌刻在人类解放的历史丰碑上。

从本质上看，卡斯特里奥与加尔文的这次斗争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所处时代的历史局限——在那个时代中，人们通常只是就一些细枝末节的、可规范的神学问题进行争论，或是就具体的人和事举行辩论，但卡斯特里奥与加尔文的争论不同，它关乎一个人类永恒的主题，其范围之大自是那些琐碎的问题远难企及的。而且，虽然它发生在日内瓦16世纪的神学热潮中，但神学问题始终只是一个幌子。所以，虽然并没有血肉横飞的场面出现，但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的残酷性却丝毫不减，因为斗争的双方都如此地顽固坚决，决不妥协退让。今天，你将从何种角度来看待这场战争，实质上就意味着你将在下述问题中作出一个真诚的抉择：意识或是理念；人道或是政权；独立的个体或是整个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或许也可以这样来看待卡斯特里奥与加尔文这两个对手：独立与专制；冷静与盲从；追随个性与墨守成规；人性与暴政。

如果权力缺少了约束

无论何时何地，一旦缺少了权力的约束，自由就会沦为放纵；但失去了自由精神的权力，无疑又会导致暴政。因此，明智者会在自己的一生中不断调整自由与权力的限度，尽量使它们处于平衡状态中。长期以来，人类一直坚定不移地幻想着能找到一种可以凝聚全人类的宗教信仰或是政治制度，好让所有的人都能按照同一标准或是同一原则来整齐划一地生活。与此相适应的是，人类身上的确也





▲ 油画《使徒约翰的宣道》。

施洗约翰传教 早期基督教的传播大多深入民间，宣教对象大都为底层平民。图中，基督教的“先驱”施洗约翰正在一个民间集市上传教。约翰虽站在背景中，远离观者的视线，但人群注意力却仍像漩涡一般涌向他。这种布局使得观者仿佛身临其境、亲聆施洗约翰那煽动人心的宣道，血液也随之沸腾起来。

同时存在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欲望，希望自己能够融入到整个社会群体当中去。俄国著名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其《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宗教法庭长”一章里，就曾通过冷静客观的分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大多数人其实天生不太喜欢自由。确实，人生具懒散和怠惰之性，所以一旦遇到难以处理的问题或必须承担责任时，大多数人都不愿意自行筹划解决之道，只希望能有据可循，或是能在某个可靠的人或部门的指引下走出困境。

所谓先知，就是根据人类的这种渴望应运而生的。先知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们能够在人们陷入平庸且缺乏理想的境地时，高扬起一面色泽鲜亮的大旗，用合乎逻辑的理论来武装自己，使芸芸众生相信只有自己才是真理的惟一发现者，并拥护自己成为领导者。先知称，自己所发现的这种新的“真理”可以使人类的理想重生。事实上，只要能够让庸庸碌碌的众生相信世界可以回复崇高和平衡，不管什么人都可以使大众焕发出新的力量，并为此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纵使受到极端痛苦的折磨也毫不怨怼，甚或甘愿抛弃曾经如此珍视的自由精神。

因此，为了达成整体的平衡与和谐，这些受到蛊惑、仿佛被摄魂夺魄的大众甘心让先知给自己套上枷锁，沦为他们的奴隶，甚而对奴隶主恭敬有加，感激涕零。

以宽容的名义

In Name of Toleration

但是，当一个宗教信仰者开始使用政权、武力等外在手段来赢得支持者的时候，他们内心的坚定信仰其实就已经褪色了，从此不再具有感召人心的力量。这种强加己见于人的做法，无疑是对自由的最大挑战。在强求一致的时候，即使是最正确的原则和真理，也是对人类的侵犯。因为，用暴力的手段来强迫原本各异的理念趋同为一，已经是丧失文明的作为，不再是为了理想而奋斗的表现了。

自由的幽灵无处不在

好在独立不群的思想意识常常像一个神秘莫测的幽灵、像让人难以察觉的空气一样，悄无声息地渗透到我们的一切意识和原则当中，顽强地生长在那里。尽管那些有暴力倾向的人想入非非，总觉得自己能让这个神秘的幽灵服从自己的指挥，可是，有压迫的地方往往就会有反抗，巨大的压力总能导致最强烈的爆发。

无论如何，人类总还是能保有独立的良知，不会被毁灭殆尽——这也是令我们略感安慰之处。正是基于这种难以泯灭的独立良知，独裁与专制无论怎样残暴，都无法让某一种世界观永久

地统治这
个世界。

尽管16世纪民众信仰的疯狂程度与今日相似，但从那个时代的人道主义者所著作品中，我们仍可看到自由精神的火花不时闪耀，为时代精神带来一丝微弱的亮光。在这些作品中，当那些仍旧保持着独立精神的作者为我们这些后来者描绘

▶ 油画《先知》。在犹太民族的历史中，先知是良知与正义的化身，具有超凡的精力与智慧，能预见到即将发生的一切。他们须发蓬乱、满身尘泥，默默地在旷野中祈祷，与干枯的灌木、古怪的岩石、严酷的自然环境和神秘的上苍相伴。



出独裁者给人民造成的巨大痛苦的同时，我们的心也深深为作者本人对思想专制的反抗精神所打动。是的，当思想领域的独裁者打着“改革”的幌子，试图用激烈的言辞让人们相信自己所说的才是真理、除此之外别无他途时，真正的人道主义者却感受到了另外一种强烈的震撼，因为在他们开放的视野中突然出现了限制自由视线的障碍。



▲正像毕加索在油画《战争》中所表现的那样，战争本身就是邪恶的。卡斯特里奥与加尔文之间的“战争”，尽管人们未必能够看见，但其残酷性却丝毫不减。

自由精神和独立思想的存在为西方国家的普通民众树立了追求至善至美的观念。然而，加尔文和萨冯纳罗拉等宗教改革人士却企图在人间建立集中营式的神学院，毁灭世间的美和善。他们那种骄纵的态度，口沫横飞地鼓吹自己的教义惟一的姿态，使人道主义者预感到在这些言辞的云层中，已经隐隐有雷鸣的震颤，一场狂风暴雨就要降临了，整个西方即将被他们带入灾难性的时代。可是，能够预见到这场暴风骤雨的人道主义者们大多不敢迎着风雨飞翔，仅仅把真理维护在自己的意识中，私下里互相交流一些看法。后来者只有从那些幸存下来的通信中，才能捕捉到他们那可敬的观点。

伟大的人道主义战士

世间没有全知全能的人，有见解不一定能够执行，有能力执行却又不一定有见解。所以大部分有识见的人道主义者都躲进小楼成一统，不敢公开向恶势力作斗争。没有人有勇气直接面对敌人，阻止那些丧失人性的刑罚和谋杀。当然，偶尔也有人旁敲侧击地放放冷箭，比如著名的人文主义哲学家伊拉斯谟；或者在丑角打扮的伪装下，对专制进行冷嘲热讽，比如杰出的作家拉伯雷；还有名传后世的哲学家蒙田，不时用辛辣的文笔抨击时政。他们审时度势，小心翼翼，时刻用“明哲保身”来自我安慰，决心不与那班疯狂的畜生们计较。

只有卡斯特里奥奋不顾身地站出来，挑战即将来临的迫害，为遭受苦难的同行者提供帮助和支持，并甘愿为此牺牲。卡斯特里奥无愧于“伟大的人道主义战士”这一称号。尽管他时时刻刻都要面对盲从者的迫害，但仍毫不偏颇，沉着地、一如往常地坚持着自己的信仰，始终坚信任何人都不应在暴力的威胁下屈服。卡

以
宽
容
的
义
名

卡斯特里奥向公众宣布说，任何世俗力量都无权统治人的精神和思想。应该说，他的言论，是他对人类精神所进行探索的一部分，并非某个宗教派别的代言。正因如此，其言论、思想才能够在人类的思想史上闪烁着永恒的光芒。

人类所拥有的这种普遍真理和恒久不灭的思想经过艺术家的装扮，历久弥新。从人类历史的角度来看，相比较于独裁者的专制言论，能够促使人类团结和平的文字总是更能让人铭记在心，久久不忘的。而这样的思想者也将会因为他的英勇顽强而成为后世道德的楷模。

卡斯特里奥瞧不起神学家的虚伪嘴脸。当加尔文为了维护自己的独裁教条而把塞尔维特烧死之后，还以“保护教义”为名来替自己的行为诡辩时，卡斯特里奥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行为和其他残忍的杀人行为本质上毫无二致，只不过是戴上了维护教义的假面具而已。他为此大声疾呼，提出强烈抗议。

远在洛克、伏尔泰之前，卡斯特里奥就在《为宽容而宣言》中提出了“自由思想是人的基本权利”的观点。但是，和上述这些思想家相比，卡斯特里奥的形象显得更为光辉伟大，因为只有他愿意为了维护自己思想的独立，把生命当做赌注。也许你们



会觉得伏尔泰为吉恩·卡拉斯所作的抗议、左拉为法国历史上著名冤案“德莱弗斯案件”所作的辩驳都完全可以与卡斯特里奥为塞尔维特所做的抗争相媲美，但是，尽管他们同样都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可有一点我们绝不能忽略的是，卡斯特里奥当时所面对的危险要远远超过这二人。伏尔泰是当时的著名作家，

▲ 无论是对卡斯特里奥来说，还是对加尔文而言，《耶稣的名字获胜》这一结局都是确凿无疑的。

以宽容的名义

In Name of Toleration

得到很多王公贵族的支持和庇护，其所处的那个时代也相对公正；左拉则更是拥有强大的后盾——他受到全世界人们的敬仰。因此，他们两人即使失败，也只能失去他们现有的生活和声望，却无丧命之虞。卡斯特里奥却不同。他明知自己身处险境仍挺身而出，因为他清楚，在这个充斥着暴力、人性灭绝的16世纪，要让人道主义思想发出微弱的光芒，必须有勇气直面非人性的黑暗。



塞巴斯蒂安·卡斯特里奥的这种英雄气概是用极其巨大的代价换来的，他为此耗尽了毕生的精力。由于他一向反对武力，所以仅仅以笔代刀，用唇枪舌剑向敌人进攻，但结果却与他的初衷大相径庭——他最终还是被敌人的暴力所镇压。所以，时至今日，卡斯特里奥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总是这样一个形象：与强大的军队孤身奋战的一个无权无势却道德高尚的人。这位可敬的堂·吉珂德的前途堪忧，

成功机会渺茫。因为他所极力对抗的教条已经把国家政权牢牢握在手中，并建立了一整套恐怖机制，压制那些反抗之声。教条的垄断者加尔文绝不允许任何对抗他权威的声音出现。他扼住人民的喉舌，使持不同意见者噤若寒蝉。卡斯特里奥如何能单枪匹马地与如此庞大的风车搏斗呢？

加尔文根本不屑与他这样的挑战者直接辩论，只是简单粗暴地封住他的嘴。因此当局严格地审查卡斯特里奥的作品，不让它出版，即使偶有漏网之鱼，也务必统统赶尽杀绝。甚至连那些与瑞士交界或毗邻的国家也在来自瑞士的政治压力下，封住了本国范围内所有卡斯特里奥的言论。这么一来，即使卡斯特里奥受到迫害，他也根本没有机会让大众公正地了解他的处境。因此加尔文可以派手下对他肆意进行攻击和诽谤——这简直是一伙无赖、一伙强盗在群殴一个手无寸铁的人，是一场倚强凌弱的游戏。所有的舆论媒介和宗教事务：会议、讲座、布道、出版物……都被加尔文玩弄于股掌之中。加尔文还派人跟踪卡斯特里奥，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甚至截留他的通信。总之，神通广大的加尔文想要打倒卡斯特里奥这么一个茕茕孑立的挑战者，简直不费吹灰之力。因此，我们可以想像，如果卡斯特里奥不是早早就过世的话，那他最终肯定无法逃脱被烧死在火刑柱上的命运，至少也会被流放他乡。这是很明显的事实，我们只要看看这些胜券在握的独裁者和他们的继承者们是如何对待那些反抗者的，就很容易清楚这一点了。他们肆意对死者诋毁谩骂，百般糟蹋他们的名誉，甚至连已故者的尸体也不放过，极尽侮辱之能事。这也正是像卡斯特里奥这样一个敢于在黑暗时代攻击专制制度和思想禁锢的挑战者，最后却居然销声匿迹的原因。

在卡斯特里奥身上，专制统治者们几乎把所有的迫害招数都施行了一遍。他们压制了卡斯特里奥的言论自由，限制了他的一切活动，甚至让他像蒸发的水汽一样，在去世后没有留下任何值得怀念的痕迹。

所以，假如现今的学者对塞巴斯蒂安·卡斯特里奥的姓名颇感陌生的话，大可不必有丝毫惭愧之感。因为在卡斯特里奥生前身后，当局对其作品的审查禁止，长达数百年之

久，一般的学者哪里有机会接触到有关他的任何信息呢？加尔文的触角长而发达，没有一位出版商敢于把卡斯特里奥的著作公开刊行出来。这样，等到卡斯特里奥的著作终于能够出版的那一天，他曾经极力主张的观点早已被别人吸纳为己用，他必须借助这些著作才能确定思想自由先行者的地位。而他付出了高昂代价才举起的战斗

以宽容的名义